

# 春雨之華

(十二) (我馬書生撰)

袁枚風流才子目。游羊石歸。即不懷於粵娘之珠娘。多致貶詞。形諸吟詠者屢矣。東坡真誤。厥有兩端。其一言語不通。袁枚生長錢塘。其二。其言語不通。袁枚非袁枚之所。江游土音。固非珠娘之所曉。而珠娘昧吾之學語。富亦非袁枚之所。通也。楚人嘗傳。各自愛惜。宜其物矣。其一。觀察不覺。珠娘業務。爲客撮合薪水之姻緣者固多。而自身蒲柳秘密實注者則絕少。故粵解。前在手視珠娘之爲粵妓也。雖然。粵妓有爲珠娘者。珠娘亦有爲粵妓者。其辨至微。毋惑乎袁詞史之老眼昏花也。一曰。葉種稅紫洞庭一。沈大衍則以汽船拖之。大衍紹祥輪船公司之少東也。郭純之則以小汽船一。佐陳若玉。靜霞之。惟載行李。皆向自鵝潭而航。大衍。

自去歲特馮決裂。即日聞閩百川與偶然攜手出洋。今日派一員曰定船位。明日派一員曰定旅舍。偶然有介事。而國人謂之者曰。是空言耳。以經營二十年之表裏山河之晉國。對之寧勿眷眷。况雄長中原。其然力能也。今果如議者言矣。對帝下相如令矣。前日之號稱出洋。果僞耳。然而謂百川毫無出洋之志。則又另有一說可以折之。據日本神戶歸者言。百川去年於附瀨神戶之。居子一地。購一宏廣之洋樓。爲海外菟裘。果無出洋之志。此可証也。客又言居子爲日本海之。舊松二林。點綴蒼翠。游者恒駐。此。中有萬象樓者。爲日本酒店。最偉大者。得介石年前東游。亦曾欽於是焉。然則百川他日。果

毋須留此。先泊上海船可爾。小赤日。一船上照料行程者誰。靜霞曰。泰安棧之招待也。靜霞趨而出。立極首。顧招待曰。船幾點解碇。招待曰。招商船例於夜半十一時離廣州。姑娘意何屬。未完。

把壘談立。招待曰。小汽船母充耳不聞也。船泊。純之若玉。靜霞皆過紫洞艇。若玉曰。小汽船

立極首。手招純之。莞爾而笑曰。范大夫載西子五湖去。當時想是行李滿船也。船距離遠。純之手附耳側。聽之。垂手。搖首曰。若何言。予充耳不聞也。船泊。純之若玉。

靜霞皆過紫洞艇。若玉曰。小赤

毋須留此。先泊上海船可爾。小赤

日。一船上照料行程者誰。靜霞曰

泰安棧之招待也。靜霞趨而出

立極首。顧招待曰。船幾點解碇

招待曰。招商船例於夜半十一時離廣州。姑娘意何屬。未完。

把壘談立。招待曰。小汽船

母充耳不聞也。船泊。純之若玉。

靜霞皆過紫洞艇。若玉曰。小赤

毋須留此。先泊上海船可爾。小赤

日。一船上照料行程者誰。靜霞曰

泰安棧之招待也。靜霞趨而出

立極首。顧招待曰。船幾點解碇

招待曰。招商船例於夜半十一時離廣州。姑娘意何屬。未完。

把壘談立。招待曰。小汽船